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十六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十八

硃批顔光旿奏摺

雍正三年三月十九日福建福寧總兵官臣顔光旿謹

奏竊臣於上年五月内入覲

天顔奉

旨令臣到光禄臣林祖成家中問伊生長福寧州於營

伍地方事宜或有所知所見對臣直說據林祖成云福寧州東沖地方係福安福德福寧三處海口稽查賊船併嚴禁米穀出洋要緊三沙地方每年漁船在此住泊人跡繁雜姦良莫辨出入更宜嚴查福寧州庫貯火藥年深日久未免退性須要試放方可備用等語臣回任後隨即親往海口勘驗查東沖鑑江二汛已經督臣滿保設立有礮臺哨船

題報在案但海門甚寬遇天有雲霧即日間揚帆出入其曾否掛號之處兩岸營汛俱不能稽查令臣擬令二汛各豎大木一桿以為犄角之勢凡遇洋中賊船及偷越米糓販私等船追逐之際風順則以放礮為號風不順則以陞旗為號以通聲援互相堵截庶姦宄遁跡而商艘可保無虞矣再三沙海汛漁船出入臣即令該汛弁嚴加稽查外復設立一循環號籤凡漁船出口時務將此籤領出入

口時繳回再出再領如不領繳而徑行出洋者明有離艅作歹情弊立即查究庶稽查嚴而姦匪可杜矣至所云庫貯火藥臣今仿照出陳易新之例將庫內舊藥發出分給兵丁演放所有捐製新藥抵還庫項俾火藥無退性之虞再臣前面奏編查保甲開造指掌冊臣現在措置舉行已經督撫臣逐一條議請寬兩年之限將編查舉行有無裨益合詞

題報再臣奏請營中設立一儲備倉接濟兵食荷蒙
皇恩令督撫臣會議具奏茲督臣檄行司道會議令議
撥出福寧州倉穀三千石與臣營中試行一二年
以觀成效臣蒙
聖恩諭臣詢問福寧形勝及
奏請事宜謹將奉行過緣由具摺奏
聞謹
奏

知道了凡事不可因循懈弛固宜振作然亦不可生事邀功勉爲之慎爲之

同日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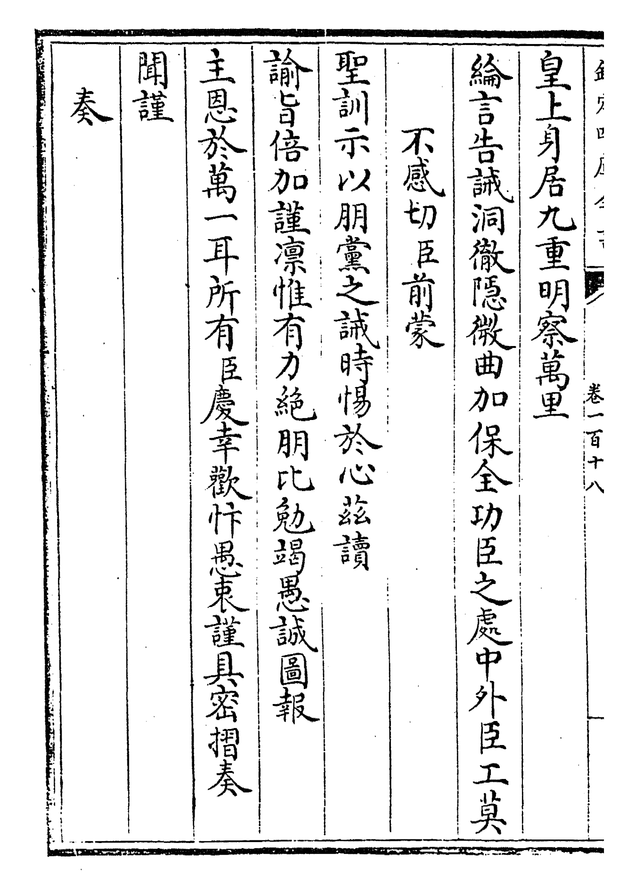
奏竊查川陝督臣年羮堯雖有安邊之功皆出於聖主睿謨勝算所致皇上聖不自聖俱指爲臣下之力大加寵錫爲人臣者自宜受寵若驚愈加謙抑臣前聞年羮堯在西寧時其體統尊

大中外無與比倫出入以土塾街以水壓塵其巡撫提督等官名雖平行實同下屬凡直省之督撫附近之提鎮或營謀請託或勉强趨奉者指不勝屈臣一介椎魯頗知大義聞聽之下實深駭異臣前

陛見時因事條風聞職非言路謹以

皇上酬勳之典過於隆重冒昧瀆

奏近聞邸鈔深仰我



皇上身居九重明察萬里

綸言告誡洞徹隱微曲加保全功臣之處中外臣工莫

不感切臣前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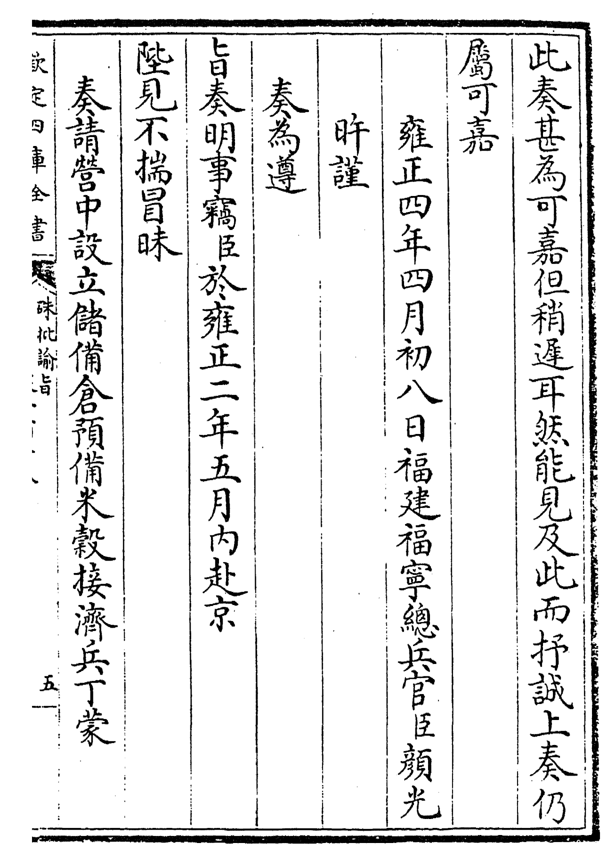
聖訓示以朋黨之誡時惕於心茲讀

諭旨倍加謹凛惟有力絶朋比勉竭愚誠圖報

主恩於萬一耳所有臣慶幸歡忭愚衷謹具密摺奏

聞謹

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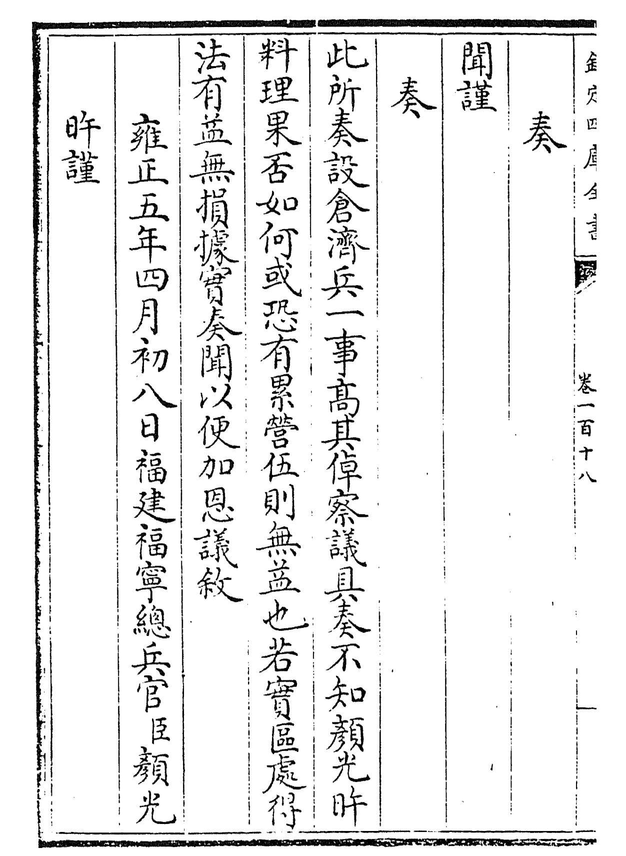


此奏甚為可嘉但稍遲耳然能見及此而抒誠上奏仍
屬可嘉

雍正四年四月初八日福建福寧總兵官臣顏光
旿謹
奏為遵
旨奏明事竊臣於雍正二年五月內赴京
陛見不揣冒昧
奏請營中設立儲備倉預備米穀接濟兵丁蒙

皇恩令督撫臣會議具奏嗣經督臣滿保議撥福寧州倉穀三千石交臣試行一二年以觀成效三年五月内福寧州知州撥出倉穀三千石交臣營中積貯彼時民間穀價值銀六錢臣將倉穀借給兵丁每石價值酌減至五錢五分嗣於是年秋冬將銀湊齊買米還倉每穀一石需銀四錢五分約計三千石之穀共溢出穀六百六十八石臣又將所買之穀湊添三百三十二石以足一千石於雍正三

年十二月內償還福寧州倉訖其餘二千石期於
雍正四年五年冬還清以符督臣三年償完之議
然三千石之穀大約三年內只可溢出二千石為
數無幾難以敷用臣情願將應得俸餉用度之餘
陸續捐買穀石至雍正五年冬除還清福寧州倉
穀外合計溢出之數并臣捐助之數約可積穀四
千餘石收貯公倉按時斂散庶可垂之永久兵丁
均獲裨益臣謹將先還過倉穀一千石緣由具摺



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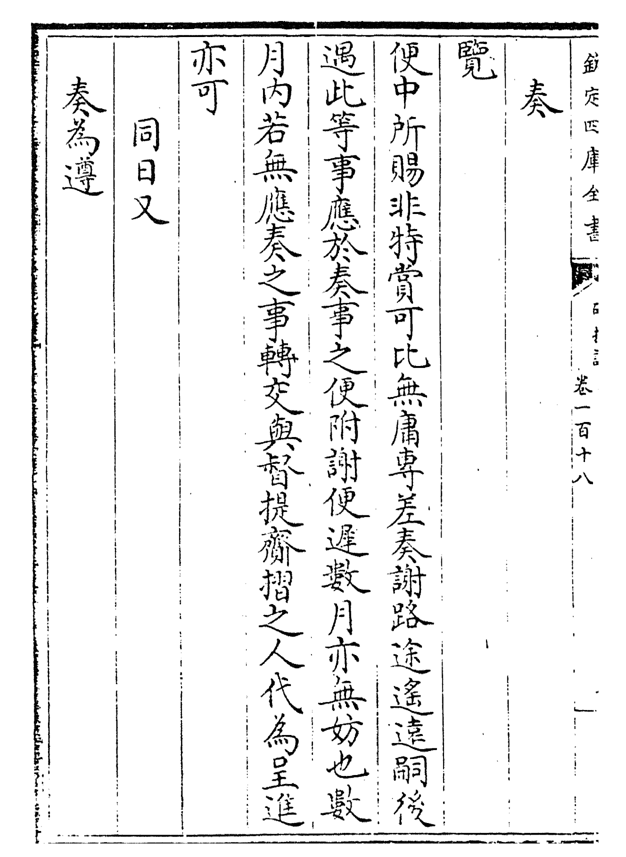
聞謹

奏

此所奏設倉濟兵一事高其倬察議具奏不知顏光旿料理果否如何或恐有累營伍則無益也若實區處得法有益無損據實奏聞以便加恩議敘

雍正五年四月初八日福建福寧總兵官臣顏光旿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蒙
皇上賜臣墨刻
御書魏徵十思疏一幅到寧臣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受訖謹供奉中堂焚香虔禮所有感激下忱理合
繕摺
奏謝臣謹



奏

覽

便中所賜非特賞可比無庸專差奏謝路途遥遠嗣後遇此等事應於奏事之便附謝便遲數月亦無妨也數月内若無應奏之事轉交與督提齋摺之人代為呈進亦可

同日又

奏為遵

旨奏明事竊臣沐
皇上天恩准臣營中設立儲備倉一案臣於雍正三年
間借出福寧州倉穀三千石本年冬季溢出穀六
百六十八石除三年還過州倉穀一千石數目業
於上年四月間具摺
奏明所有存貯穀二千六百六十八石臣又於青黃
不接之候借給兵丁嗣於秋冬二季將所還穀價
採買還倉又溢出穀六百六十七石臣又捐買穀

六百六十五石共儲穀四千石除雍正四年分應還州倉穀一千石業已償還訖更存穀三千石現在陸續借給兵食容臣於雍正五年冬償還福寧州倉穀明白後將三年内共溢出實數繕摺具奏令將雍正四年分還過倉穀一千石緣由繕摺奏

聞謹

奏

此舉朕原極為嘉奬況料理頗屬妥協所奏忻悦覽之

爾居官之聲名及實心効力處朕皆一一備悉勉為之

雍正六年四月十八日福建福寧總兵官臣顏光

旿謹

奏竊臣於本年二月間准督臣高其倬委臣署理泉州提督印務看其營中旗幟鮮明甲械可觀但兵丁驕悍漫無紀律固泉漳地方習氣使然實係丁士傑約束不嚴所致又丁士傑揀取馬糧太緊併應補名糧不即發補以致兵多怨望今新任提臣

石雲倬臣向知其鯁直歷練自能調劑得宜也再者漳州去年冬間
欽差阿彌達同知府潘體豐查出欺隱地畝一案臣於雍正四年曾署漳州鎮臣印務知漳州地瘠民貧安得有欺隱地畝如此之多因細加訪察乃知漳州之田約有五等一曰洋田一曰山田一曰洲田一曰埭田一曰海田總以依山濱海故田之高下肥磽分比五等康熙九年間龍溪縣知縣利在三

曾將該縣田地通行丈量見得田有高下賦難重輕因於丈量之時先分田為上中下三則又分弓步大小不等上則之田弓步若干中則之田弓步若干下則之田弓步若干并有以二畝只抵一畝者自是以來

國家生齒日繁豈無陸續開墾然在今日之新墾未報者少而在當年之因田磽瘠分定者多今若槩以丈量弓步令其一例加賦而弓步又非出一人

之手未免苦樂不均且恐初登仕版之人急公念

切致小民稍有驚懼臣仰思

聖明自有乾斷但臣身到其地既知其事有關於民情

不敢避越俎之嫌謹具密摺奏

聞謹

奏

此奏可嘉之至清丈一事朕曾屢降諭旨若不得其人

奉行不善不特無益反有害也然地方之姦民土棍恃

强隱占阻撓玩法又不宜槩行踈縱竟置之不理須得公明有司斟酌調劑而為之方克奏效已有密諭飭行該督撫矣此乃地方情形應奏聞之事何言越俎閩省在在虧空事事欺隱因爾未經奏聞朕懷至今尚未釋然向後凡有聞見皆當秉公據實入告若少存私見惑朕耳目但試看如何勉之

同日又

奏為敬陳管見恭請

聖裁事竊照臺灣全鎮駐防兵丁俱由内地標營抽撥往戍從前多有頂替逃匿勾結為非之弊自蒙
諭旨誡飭封疆諸臣凛遵
功令凡戍臺換班俱揀選有父母妻子人材壯健之兵方准起送目前往戍兵丁因遠阻巨洋家口食用無資具呈公懇每兵每月留餉銀五錢以養贍家口現經督臣議准通行在兵丁固可無内顧之憂惟是在臺三年每年只領銀八兩四錢米食似

可足用而衣帽之屬及往返路費所需甚覺不敷

臣再四思維惟有加賞之法方為有益臣看得福

建山海交錯騎卒似緩於步卒臣擬將臣標三營

馬兵四百八十名內汰去二十二名懇請

諭旨即將此節省之銀分給臣標戍臺之兵二百餘名

每月加銀二錢五分足充往來水陸路費及添製

衣服之用更有請者閩省兵丁內無妻室者甚多

蓋因閩俗嫁娶之時必需財禮即至窮之人亦必

需二十金方能完娶倘蒙

皇上格外施恩加此月賞則有室家者將每月五錢之餉支給養贍家口而無妻室者將每月五錢之餉交本管將備收存俟本兵戍滿回營給領以助其完娶室家之用祇一截長補短之間餉不加增而兵沾實惠倘各營俱畫一行之庶遠戍有裨而海疆永固矣是否可行伏乞

睿鑒採擇施行謹

奏
朕覽所奏甚屬合宜可與督提二臣會同商酌如應具
題即具本題奏
雍正七年四月初四日福建福寧總兵官臣顏光
旿謹
奏為敬陳指掌冊事宜仰祈
聖明敕令武職畫一遵行事竊臣於雍正二年
陛見之時恭

呈指掌冊一款原與編查保甲之法事同一體其中立法嚴密又明白顯易按冊而稽明如指掌蒙

皇上洞鑒命前任督臣滿保傅臣詢問如何措置妥協之處詳議具奏經督臣滿保撫臣黃國材同臣會奏在案臣回任後因福寧州新舊官屢次更換未得成造至雍正六年新任知州郭朝鼎到任後始得編查清楚但指掌冊係雍正四年編造之冊至今二年其中不無遷移增減者臣復派千把等員

將本州所轄村莊按汛防之地分令遊巡因遊巡之便又將戶口人丁清查更定造冊申報到臣隨移知該州亦按季差鄉保人等稽查申報務期兩相符合俱無舛錯遺漏是文員因有武弁之巡查不被鄉保之蒙蔽武職因有文員之稽考亦不受弁目之欺瞞至申報之時不過於冊籍上照戶註明粘以紙簽候至編審之年始行另造並無造冊紛擾之弊令行之一州畧有成效一州如此一省

通行之說不可保甲雖屬善政然必得州縣有司之加

力有餘者方可行之如鄂朝龍此等州縣原可不待朕之敕諭及督撫之督率也倘不得其人徒滋紛擾從來無治法有治人天下盡得好州縣何愁保甲之不通行耶汝識見淺近思不及此耳

皆然推之直省通行似無不可伏乞
皇上敕下各省武職照指掌冊內事宜如法遵行則保甲之法益加詳明而地方永無匪類之潛蹤矣再前督臣滿保議覆疏內將村長改為鄉長臣於編查戶口之時見鄉長所轄之村遠近多寡不等地方遼濶勢難兼顧不無徇私隱漏之弊今臣復改為村長不過令其知村中某人是姦是良某家增減遷徙及有窩盜賭博者告知汛弁鄉保令其轉

報至於地方一應公事照舊令鄉保辦理如此設

言之易行之難行之得法人自樂從少不妥協豈止不

立村長人皆樂從並無不願之事臣今奉行二年

樂從而已萬不可强迫而行之事

似覺簡便易行不見煩瑣臣每季委員巡查只據

各員呈報更正因無督理之員恐有不實之弊嗣

後當委臣中軍守備專理其事申報到臣復加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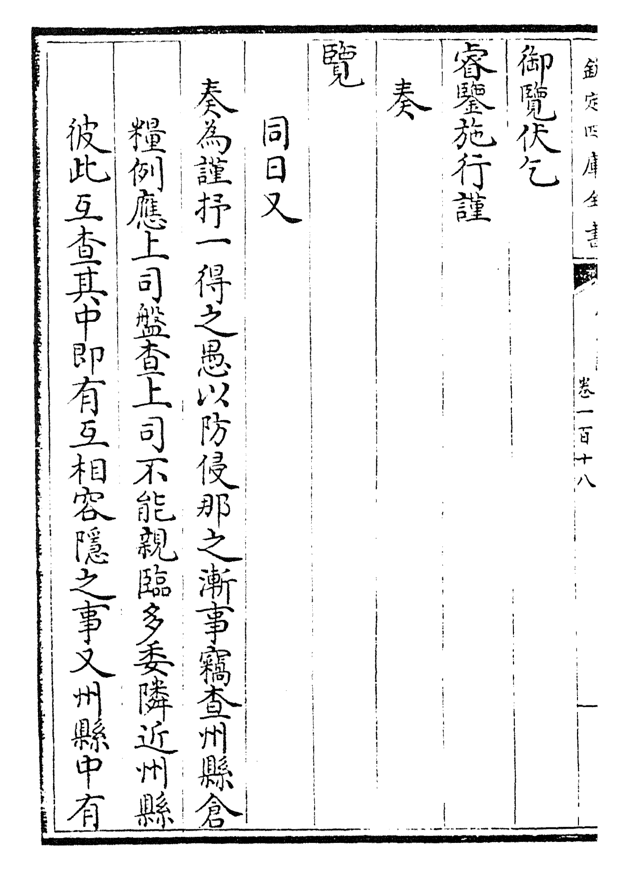
核因奏

指掌冊乃編查保甲法中之一節耳如得實力奉行之

旨遵行事宜謹繕指掌冊一本開載應行款例進

賢員何患無編查之良策耶

呈



御覽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謹抒一得之愚以防侵那之漸事竊查州縣倉糧例應上司盤查上司不能親臨多委隣近州縣彼此互查其中即有互相容隱之事又州縣中有

侵那倉穀致被參處者仍借霉爛名色掩飾買補

希圖開復又有借給兵食只還穀價每年虛報實

貯在倉者亦有只換印領無價給還每年只據印

領借數而虛報實貯在倉者種種弊端總因州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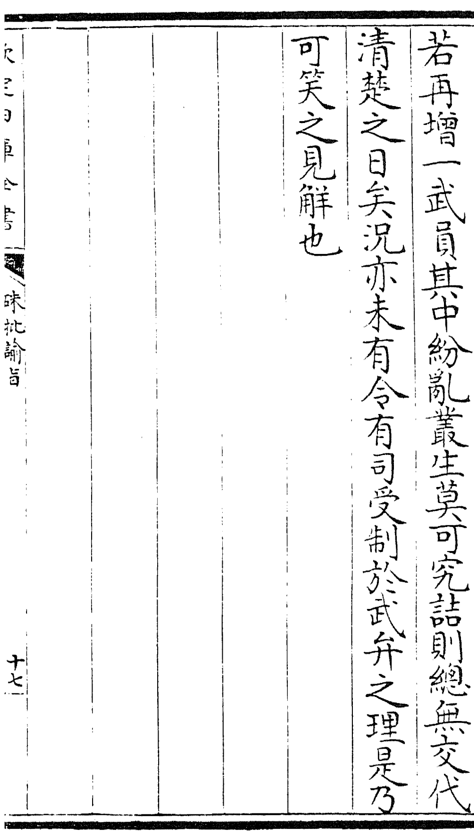
倉糧乃文員職掌出納得以自如同城武職不得

過問之故臣請嗣後州縣倉穀經前後官交代明

白之後即將實在數目知會同城武職該營亦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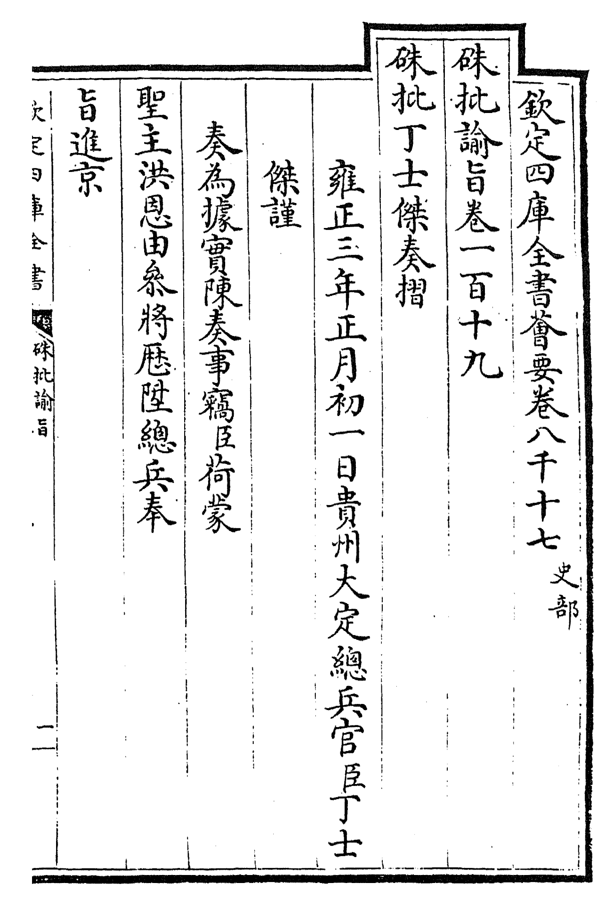
報明本管上司移明藩司存案眼同封固若有收

放之時武職即將數目具文申報倘武職有徇私
捏報情弊致成虧空者事發之日或令分賠或議
降罰伏乞
皇上敕部詳議處分如此則武職不敢捏報隱諱而上
司得因武職之申報可以知州縣倉穀之實數自
永無侵那虧空之弊矣可否採擇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此奏殊屬不通之至新舊二人彼此交代其弊尚無窮若再增一武員其中紛亂叢生莫可究詰則總無交代清楚之日矣況亦未有令有司受制於武弁之理是乃可笑之見解也

硃批諭旨卷一百十八



硃批諭旨卷一百十九

硃批丁士傑奏摺

雍正三年正月初一日貴州大定總兵官臣丁士傑謹

奏為據實陳奏事竊臣荷蒙

聖主洪恩由条將歷陞總兵奉

旨進京

陛見跪聆
聖訓之後馳驛赴任所過直隸河南湖廣地方訪查大
向日情形爾未透悉何以知今日之煥然一新百凡惟
小文武官員規模氣象煥然一新皆由我
宜務實不當阿諛從事
皇上勵精圖治遴選人才任用得宜之所致湖廣提督
魏經國雲貴總督高其倬此二員
此二人實為封疆大臣中之優者但潔己有餘奉公尚
皇上深知所以用至封疆無庸再奏至於大定地方現
欠朕原向爾說過
在安靜所有營伍內旗幟破舊器械不整一切未
全之事伏乞

皇上寬限半年年臣自當竭力急為修理至臣所領不但非年若能於三年內一切事務整理可觀不為違也勉力為之
皇上傳與雲貴總督貴州巡撫安順提督
諭旨彼時臣出
乾清門即欽遵謄寫內有給與提督趙坤之
旨其中一句記憶不真臣仰體
聖主上下語意傳與提督此臣之愚昧實當萬死為此
據實
奏明伏乞

聖恩鑒宥施行謹

奏

地方事甚有關係轉傳諭旨難保不致差訛爾此奏甚

屬可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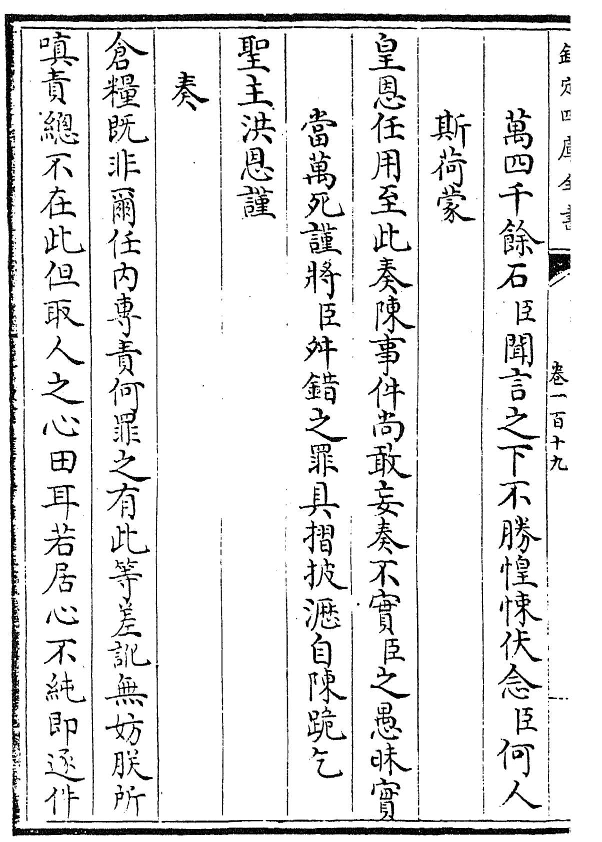
雍正三年五月初二日貴州大定總兵官臣丁士

傑謹

奏為披瀝自陳事竊臣前聞貴州撫臣調各屬州縣

至省傳奉

諭旨貴州通省火耗課稅羨餘以及各衙門官租俱解
交藩庫照山西例按等次給發各官以作養廉經臣
於雍正三年四月初七日具摺奏
聞昨四月二十六日有貴西道吳應龍路過大定臣問
及貴州通省錢糧數目據言額徵地丁銀六萬六
千餘兩雜稅一萬三千餘兩倉糧十一萬四千餘
石與臣前奏之數大不相同地丁雜稅銀數尚無
甚差訛惟有倉糧數目臣奏八萬餘石今有十一



萬四千餘石臣聞言之下不勝惶悚伏念臣何人

斯荷蒙

皇恩任用至此奏陳事件尚敢妄奏不實臣之愚昧實

當萬死謹將臣舛錯之罪具摺披瀝自陳跪乞

聖主洪恩謹

奏

倉糧既非爾任内專責何罪之有此等差訛無妨朕所

嗔責總不在此但取人之心田耳若居心不純即逐件

細緻周密無外朕亦不取也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接准貴州提臣趙坤咨文內開蒙兵部劄付

欽奉

上諭各省督撫提鎮凡有題奏事件禁止部費等因到

臣遵查得料理部費雖係大員而其費則出自屬

下員弁求免部內駁查至於文武大員籍部費之

名分肥入己者亦復不少究其實文官設法取於里下武官科派隊伍兵丁似此積弊豈不有負我
皇上體恤臣工之至意耶惟冀
聖主清大源而細流自止必使督撫提鎮布按二司永無科派部費之名則屬下之員自安分遵守不復到部料理而部内書辦已知無可染指自絶無厭之求積弊不期除而自除矣臣冒昧奏陳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謹

奏

朕日前嚴諭正為督撫提鎮兩司而發原不為屬下各

員也果否遵奉試看數月自有照察何能逃朕之耳目

耶

雍正三年五月十三日貴州大定總兵官臣丁士

傑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詢問三營將備汛守地方有無事件回稱各

汛俱有空礦開厰之處係奉公開採有州縣管理收課等語臣思開採之處其中有奉部文者自應聽其開採誠恐猶有私開偷挖者無端聚集數千人之衆於地方大有關係急令三營將備各將汛守地方有開礦厰之處逐一詳察明白具文報臣

臣又訪聞大定地方所開礦厰多無部文隨行文與貴州撫臣毛文銓令將礦厰之處察看舊案有無部文毛文銓遷延未覆迨臣行催始發回文内

中多係朦混不明之語臣又咨撫臣毛文銓言
聖明無微不照一經查出不無朦混之愆等語昨接毛
文銓回文內云原因猴子廠礦脈衰微經督撫二
院批准在落龍硐開採以補缺額實未
題明等因到臣臣思既無部文又未
題明即係私開毛文銓莅任已經一載有餘不將某
處某廠一一詳為
奏明似此顯然之事尚然蒙蔽則隱微事件不問可

知是豈封疆大吏事

君之道且貴州通省廠課臣聞並無定額其中藉幫課之名而私開者不少臣於此時倘不即爲奏

聞

皇上聖明遠照一有訪聞臣罪難辭理應據實陳奏臣因一摺内情由不能盡寫謹將前後往來行查之文鈔録另具一摺伏乞

睿鑒謹

奏

爾能實心任事諸凡據實上奏甚屬可嘉果肯事事如

此爾之福澤難量勉力為之

朕早鑒照毛文銓徇隱欺飾卑鄙巧詐趙坤柔懦亦非

邊閫之才已俱更調矣今委任石禮哈馬會伯非彼二

人可比爾等可共相協力整理地方但邊陲緊要既不

可因循懈弛又不可喜事貪功要在相機度宜審擇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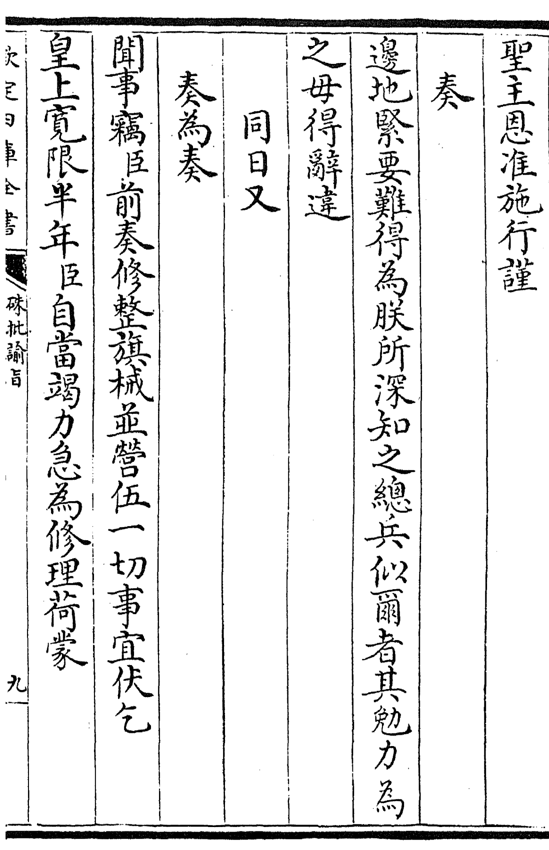
理而行雖苗夷亦民也何況內地赤子乎若稍徼利圖

功致人心不服則振作反不如因循之為愈矣至於礦廠一事即係奉文開採倘或於地方有不便處亦當斟酌奏請停閉私窋者何待言耶其與新任撫提詳悉籌計行之此密諭也毋令人知若乃本地窮民為資養身命起見不至聚集千百多人又在爾等留寛一步法雖一定權變隨人總須秉公酌中以安邊盡職為期朕之耳目自能照悉也勉之

雍正三年七月初八日總兵官暫理貴州大定協

副將事臣丁士傑謹
奏為恭懇
天恩事竊臣接准部文大定總兵官已經改設副將該
鎮丁士傑暫留大定管理副將事務俟雲貴不拘
何鎮缺出即以補授等因到臣臣接文之後理宜
靜候但臣撫心自問年幼無知身膺重任實難自
信與其在大定守候雲貴總兵缺出莫若仰懇
聖恩將臣暫調回京日覲

天顔使臣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裁成數載得蒙
皇恩補放總兵庶上能有益於
國家下能有益於地方皆出
聖主隆恩指誨之所致也惟兾
恩賞驛馬於
萬壽之前允臣進京獲隨廷臣叩
祝庶犬馬依戀之忱得以少抒矣伏乞



聖主恩准施行謹

奏

邊地緊要難得為朕所深知之總兵似爾者其勉力為之毋得辭違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前奏修整旗械並營伍一切事宜伏乞

皇上寬限半年臣自當竭力急為修理荷蒙

硃批三年之内可觀亦不為遲臣跪讀之下益深感激
除營伍舊有軍器不計外令臣於三營之中新造
大小旗幟二百一十面帳房九十頂銅鍋六十口
存庫火藥三千斤鍬鋤彎刀鐮刀斧頭各一百五
十把以上所造之物俱係臣捐俸自製近奉定例
修造軍裝不准隱匿理合奏
聞至於貴州通省營伍除小營伍不能均知外如撫標
三營安順提標以及威寧安籠兩鎮臣曽差人細

訪據稱各營陣式操法雖然不一看其形勢俱皆整理可觀其中惟有安籠一鎮廢弛日久自鎮臣蔡成貴到任以來竭力修理較前亦屬整飭合併

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覽奏朕深為嘉悅勉為之石禮哈何如據實奏聞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總兵官暫理貴州大定

協副將事臣丁士傑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前奏大定礦廠事件一摺荷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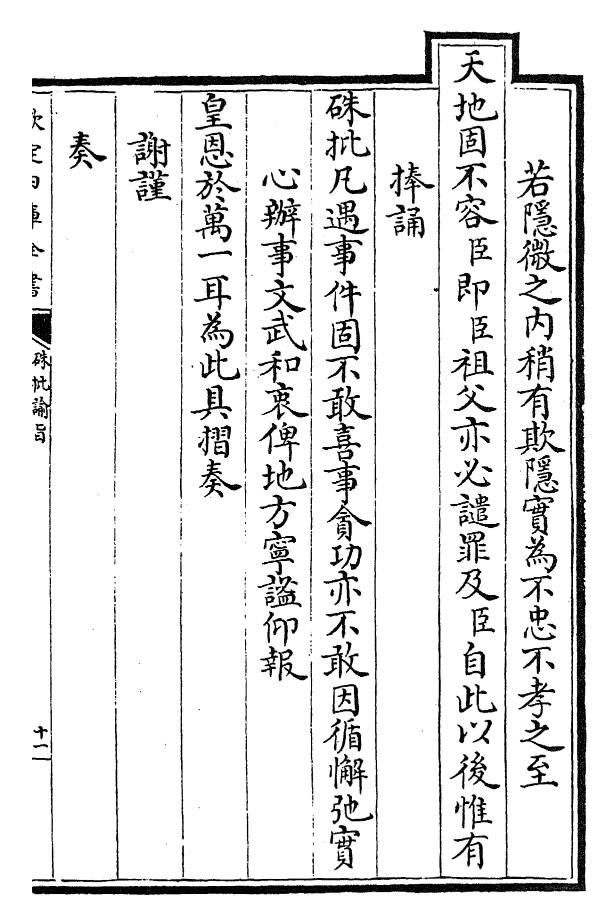
硃批温綸下逮又蒙

賞賜花香茶一瓶到臣臣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受訖跪領之下感喜交集不覺涕零竟不知何以

仰報方無愧於臣心鞠躬盡瘁固臣分之所當然



若隱微之內稍有欺隱實為不忠不孝之至
天地固不容臣即臣祖父亦必譴罪及臣自此以後惟有
捧誦
硃批凡遇事件固不敢喜事貪功亦不敢因循懈弛實
心辦事文武和衷俾地方寧謐仰報
皇恩於萬一耳為此具摺奏
謝謹
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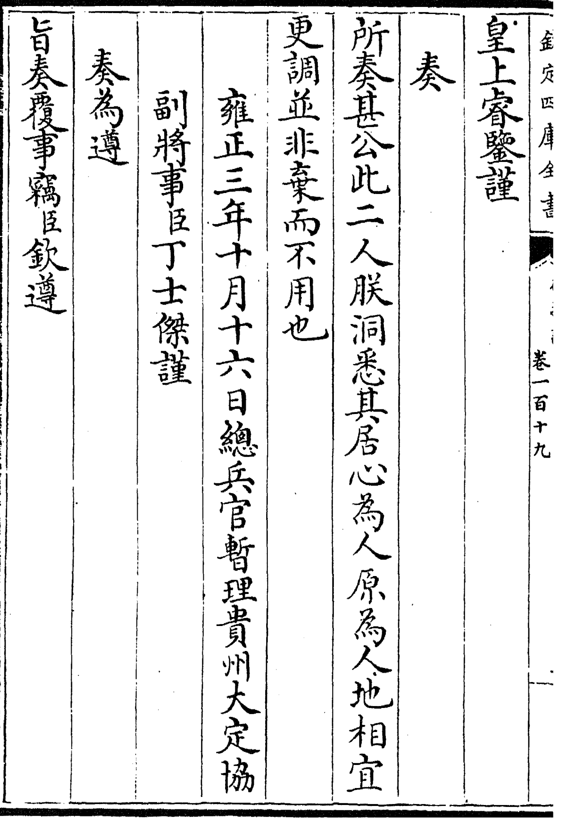
覽奏謝足見悃忱知道了所奏改協均養廉二揩留中候髙其倬到京與之商酌石禮哈徽覺孟浪地方事恐有錯悮已簡命張謙赴黔矣於伊陛辭時將養廉一事經面諭明白伊到時自有斟酌如無益亦必另行奏請也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聞雲南開化鎮臣馮允中因有調京另用之

旨兵民感戴情深聞信之下遂砌門罷市聚衆赴省保
留馮允中自開化起身之時地方紳衿兵民湊送
盤費銀一千二百兩馮允中苦辭再三勉强收受
又原任貴州提臣趙坤臣與之共事八月有餘見
彼秉性正直居官安靜前四月間調補鑾儀衛部
文到安順之時兵民亦有砌門罷市之舉俱出實
心感戴合併
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所奏甚公此二人朕洞悉其居心為人原為人地相宜
更調並非棄而不用也
雍正三年十月十六日總兵官暫理貴州大定協
副將事臣丁士傑謹
奏為遵
旨奏覆事竊臣欽遵

硃批訪聞得鎮臣石禮哈始到威寧聲名甚好實心辦

事其後遂有孟浪喜事之名及奉

旨命伊署理貴州廵撫印務一到任時頗稱廉静其後

似欲收拾人心於屬員極意修好辦事之暇至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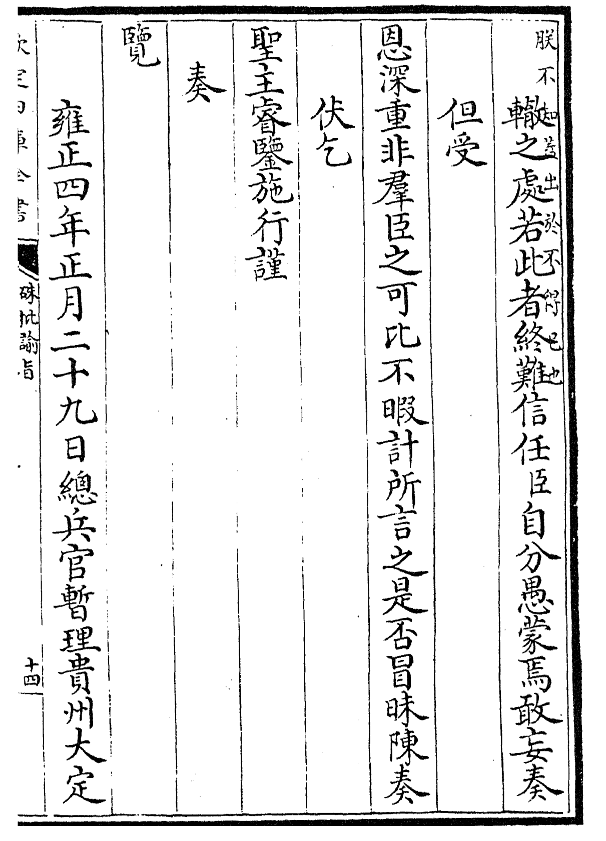
察司署内與文武羣屬在箭道蓮花池邊射箭飲

酒僚屬中不能飲者即令優童代飲此豈大臣體

統聲名甚屬不好臣蒙

皇上詢問焉敢不據實陳奏臣更有

奏者外省封疆不比
輦轂之下耳目易周遇有緊要之缺惟冀
若有老成練達之人朕何故不用朕之苦衷惟
皇上任用老成練達之員即其才識稍覺遲鈍而閱歷
上蒼知之即如爾一人所知老成練達者為誰試舉來朕
既深大綱大體畢竟不差足可倚任如臣等之年
看至於始勤終怠之病大抵從古如斯非自今日始今
幼未諳石禮哈之任性妄行皆難膺封疆重任臣
求一始勤者尚不可得奈何奈何年幼者既志向未定
思為人臣者始則勤敏繼而懈怠始則廉潔繼而
四十五十而無聞老姦巨猾之輩積年徇私之流朕又
改操皆因睽隔
安肯信用此中之苦實不能悉諭爾心固可取此諭非
天顏日為物欲所蔽又兼年幼志向未堅遂有前後異



朕不知豈出於不得已也

轍之處若此者終難信任臣自分愚蒙焉敢妄奏

但受

恩深重非羣臣之可比不暇計所言之是否冒昧陳奏

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謹

奏

覽

雍正四年正月二十九日總兵官暫理貴州大定

協副將事臣丁士傑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前奏石禮哈摺內奏稱外省大吏仰冀

皇上務用老成練達之員實慮臣工年齒幼穉者性情

未定不能仰體

聖懷一時激切謹就管見上陳及臣跪接

硃批捧讀之下惶悚無地臣之愚昧所見至小豈知我

皇上一日萬幾睿懷周悉即行一事用一臣其難其慎

實有不得已之苦心臣冒昧瀆奏蒙
皇上不加譴責復言臣心可取臣自顧何人疊蒙
洪恩有加無已自此以後惟益自勉勵時深兢業仰體
皇上為君之難竭盡丹衷勉圖報效於萬一耳為此繕
摺謹
奏
前諭實朕嘉汝之奏非責汝也不過令汝知朕之苦心
耳

同日又

奏為請定儀注以彰

國體事竊臣蒞任大定總兵一年以來每閱雲南省

報見雲南鎮臣一年之中或逢年節或遇督臣生

日往返一二千里之遠越境謁見甚不合宜及撫

臣楊名時奉

旨授以雲南總督而仍管巡撫事務之時臣又接雲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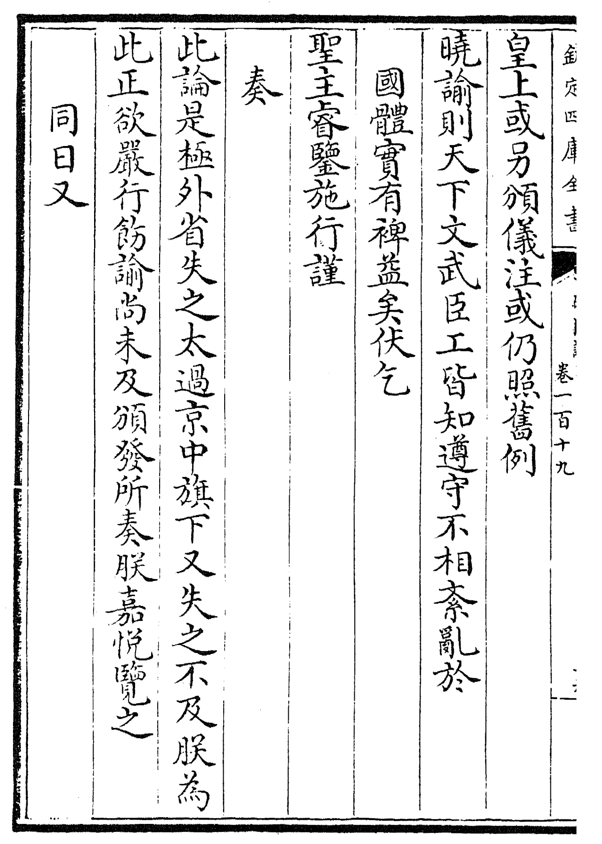
省報内言有幾處鎮臣趨赴省城身坐督臣標下

將官官廳稟拔執求見似此行爲更爲非體臣又見貴西道吳應龍與提督馬會伯往來文移與相見禮貌俱係平行臣思官員相接之禮貌雖小而

國體攸關苟相延日久則驕者日驕而諂者日諂倘遇地方緊要事務督撫以及在下文員或有不循理之處而總兵等官止知惟命是從豈不有負我

皇上文武並重委任封疆之至意耶臣冒昧瀆

奏倘有可採惟冀



皇上或另頒儀注或仍照舊例
曉諭則天下文武臣工皆知遵守不相紊亂於
國體實有裨益矣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謹
奏
此論是極外省失之太過京中旗下又失之不及朕為
此正欲嚴行飭諭尚未及頒發所奏朕嘉悅覽之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於雍正二年十一月自京馳驛赴任至貴州

交界即聞雲南布政使李衛行為狂妄上驕上司

下傲屬員及臣到任兩月之後又聞威寧鎮臣石

禮哈有孟浪喜事之名去年五六月間文武官員

路過大定者俱稱石禮哈與李衛互有嫌隙之語

石禮哈之行為蒙

硃批垂問臣已據實摺

奏何敢再陳獨李衛蒙

聖恩授以浙江廵撫重任又非在雲南時之可比浙閩

地廣事繁最為緊要聞福建廵撫毛文銓與李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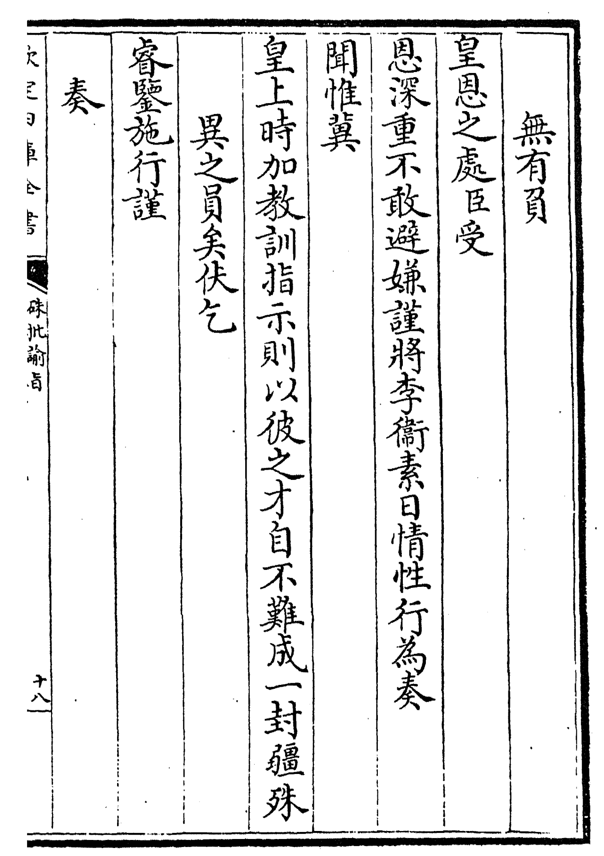
誼屬姻親最相交好又風聞李衛係督臣高其倬

保舉之員令三人共居一處若遇地方事件果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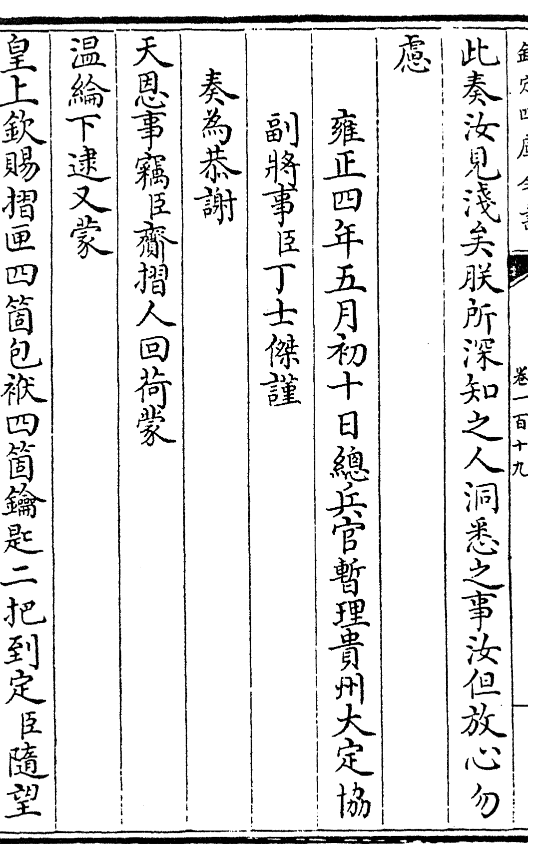
秉公商酌仰答

皇恩實為盡善盡美誠恐李衛恃才狂妄而高其倬毛

文銓徇情將順不但於事無益臣恐李衛後來不



無有負
皇恩之處臣受
恩深重不敢避嫌謹將李衛素日情性行爲奏
聞惟冀
皇上時加教訓指示則以彼之才自不難成一封疆殊
異之員矣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此奏汝見淺矣朕所深知之人洞悉之事汝但放心勿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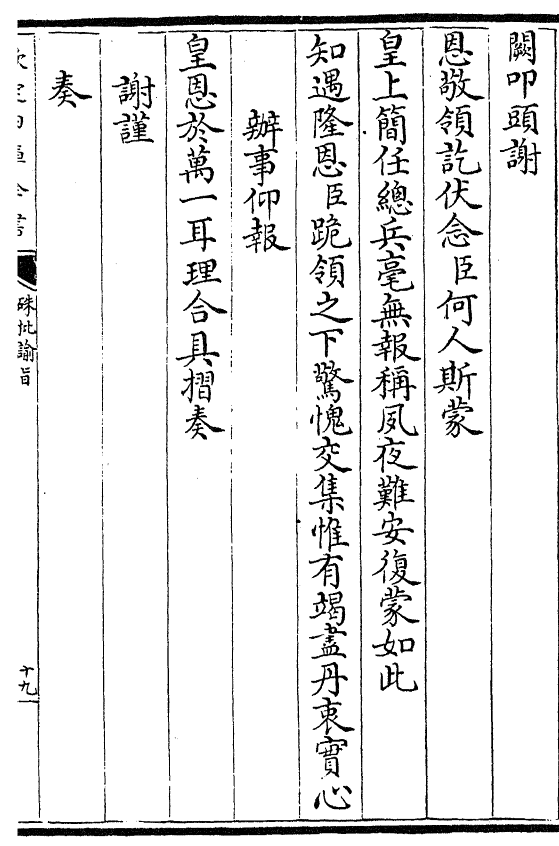
雍正四年五月初十日總兵官暫理貴州大定協副將事臣丁士傑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齎摺人回荷蒙

温綸下逮又蒙

皇上欽賜摺匣四箇包袱四箇鑰匙二把到定臣隨望



闕叩頭謝
恩敬領訖伏念臣何人斯蒙
皇上簡任總兵毫無報稱夙夜難安復蒙如此
知遇隆恩臣跪領之下驚愧交集惟有竭盡丹衷實心
辦事仰報
皇恩於萬一耳理合具摺奏
謝謹
奏

朕因吳陞告休雖未允其所請但彼實已年老故調爾福建以便將來就近擢補陸路提督接旨後爾其竭力為之毋負朕知遇之恩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查廣順州長寨修造營房一事提臣馬會伯給臣文書一角令將大定分撥駐劄廣順官兵限期齊至廣順並令領兵官協同知州帶領匠役人夫

引兵前往長寨駐劄一面搬運已成物料建造衙
署營房等因到臣臣因營房工程非一朝一夕可
以告成恐官兵在彼攪擾夷人亦未可定倘滋生
他事多有不便即將此意修書與提臣去後聞提
臣馬會伯署撫臣石禮哈將撫標提標二處馬步
兵丁派五百名前往長寨遊巡彈壓後因官兵到
彼狆苗竟將進造營房走路用石堵砌撫提二臣
隨行文與通省各協營調漢土兵二千七百名夷

兵一千一百名齊至長寨外邊週圍下營有進勦

犿苗之舉令聞督撫提三臣俱已摺奏我

皇上自有指授非臣之所敢多言也但臣身任大定將

及二載苗情畧知大槩犿苗恃險搶擄自古及今

並非一日要在文武大吏振其威權而各屬凜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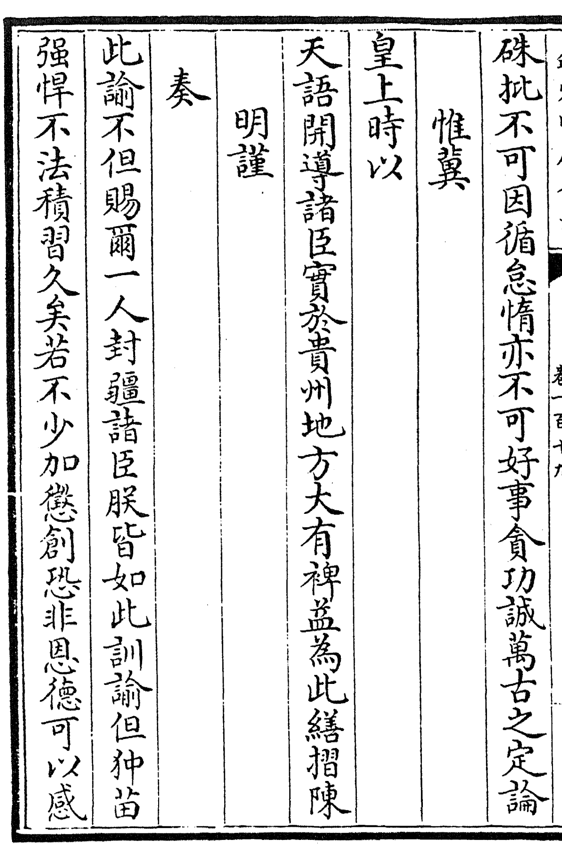
恪守實心辦事凡遇苗情事件務必耐煩設法料

理庶於貴州地方苗情始有裨益若偶有小醜不

服拏問有司即申報上司派兵緝拏彼豈肯束手

待斃所持者弩弓藥箭苟傷兵丁一名則勢必不能歇手豈非以小事而生大事耶即如日前有人條奏黎平安鎮之舉此亦不過安愈求安之意也隨又風聞安鎮二年之内即要將黎平地方古州八萬直取其巢穴此說臣亦不知倡自何人似乎無事而妄生事端臣見督撫提三臣俱係新任恐不知苗情於地方事體無益臣嘗伏讀

皇上賜臣



硃批不可因循怠惰亦不可好事貪功誠萬古之定論

惟冀

皇上時以

天語開導諸臣實於貴州地方大有裨益為此繕摺陳

明謹

奏

此諭不但賜爾一人封疆諸臣朕皆如此訓諭但狆苗

强悍不法積習久矣若不少加懲創恐非恩德可以感

化者髙其倬來京朕已面詢詳悉況鄂爾泰可稱才德兼優之督臣二人之見相同朕始允行此舉爾所論乃整理後之善策也至於取古州八萬之說係石禮哈孟浪之見於其初奏朕即再三極言不可葢以此事重大不得其人不可輕舉也又因馬會伯石禮哈皆過於勇往直前所以朕令料理一畢俱調離黔省也此奏甚屬可嘉朕知汝心矣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總兵官暫理貴州大定

協副將事臣丁士傑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為狆苗抗拒修造營房緣由曾於五月初十

日繕摺奏

聞今託

主上洪福長寨狆苗俯首降順者已有幾寨其餘幾寨

亦已攜眷奔竄所存之寨皆被官兵燒燬此時狆

苗之事大概平服其所以勦撫詳細之處臣因非

親身料理事件不能深知不敢妄
奏但其中有隱微之處又不敢不詳為奏
聞自五月初九日進兵起至六月十八日退兵止我兵
共殺賊苗七名被賊苗傷損把總一員兵丁四十
八名臣恐領兵各官不言賊勢兇惡難以遮蓋傷
損官兵之愆又兼馬會伯石禮哈不肯任擅動大
兵過於急遽之咎是以止憑下屬揑造一偏之詞
即將文書達於督臣鄂爾泰而督臣身在雲南以

為提鎮之言再無不實之理況現在傷損官兵自必言賊勢兇惡不問可知

皇上聞貴州地方有如此兇苗未必不有過慮之處臣不得不將實在情形詳悉奏

聞竊查長寨狆苗不滿二三十寨每寨不過十數家至二三十家非如四川之烏蒙鎮雄千百人可比其用石堵砌修造營房之路原因設立兵丁駐劄其地一則彼懼官兵占踞地土二則安汛在伊巢穴

之中不得慫為盜賊是以為一時烏合之舉今見如此大兵故爾逃散為今之計司事者必須大為調劑方保安靜無虞若徒似目前草草了事大兵退後將來之跳梁未必不甚於前所以善後之策更不可不詳為籌畫特此一併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於此一事爾所見謬矣如此一番振作尚慮善後之難若不如此一番將來之跳梁更可問乎始終汝論此事朕甚不取或兵出非時預備不周處在所不免而狆苗之應當懲創則一定不易汝之意見失於怯懦因循矣雖强辯焉能得理耶

雍正四年八月十六日福建漳州總兵官臣丁士

傑謹

奏爲恭謝

天恩備陳愚悃仰祈
睿鑒事竊臣於七月二十二日自大定起身趨赴福建
漳州新任行至湖廣地方值家人齎回奏摺臣跪
讀
硃批有擢補臣陸路提督之
旨聞
命自天惶悚無地臣報
主之心雖切而駑駘之力實難勝任不敢不據實陳奏

仰冀我

皇上特選老成練達之員寄此海疆重任容臣於總兵

任內再經歷數載俟臣諸事少有定見再蒙

皇上授臣以重任庶上能有益於

國家下能有益於地方臣之愚昧思慮及此誠恐我

皇上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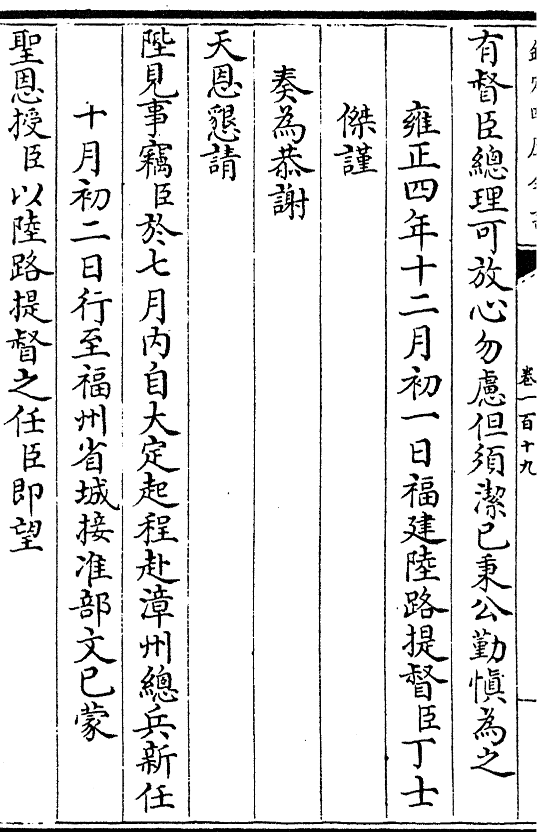
頒恩旨為此遽瀝愚忱跪懇

聖主俯允下情實於海疆大有裨益矣為此具摺奏

聞謹

奏

已有旨矣不必因辭其勉力殫心以圖報朕之知遇可也大凡人之行為只在此心如能以誠以公行去天下事不過一理可以類推何待件件經歷干係輕重亦不在職分之大小即州縣千把員弁責任亦豈輕易誠則明矣雖柔必强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凡百惟務本莫逐末此心所向若正無往而不稱職也況地方事務自



有督臣總理可放心勿慮但須潔己秉公勤慎為之

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一日福建陸路提督臣丁士傑謹

奏為恭謝

天恩懇請

陛見事竊臣於七月內自大定起程赴漳州總兵新任十月初二日行至福州省城接准部文已蒙

聖恩授臣以陸路提督之任臣即望

闕叩頭謝

恩臣感激情深實不知如何仰報方無愧於臣心朝夕

惕厲誠恐隕越厥職有負

聖主知遇隆恩臣不特目前存心立念如此即終身亦

難更移倘於異日隱微之內或少存欺心少有更

張不惟

王法有所不宥即

能立此念

天地鬼神亦必不容臣惟慮才不能勝任朝夕悚惶實難

上答神明已鑒之矣再無不黙助爾之不及增爾之福壽
自已跪懇
也此心好勉之
聖主俯念海疆重任臣年幼愚蒙容臣於明年三四月
間進京
陛見恭聆
聖訓實於地方大有稗益臣在外省每見督撫提鎮等
官自
陛見之後其才識見解與前迥不相同是外省之官員
雖博聞廣見不若親聆

聖訓之頓豁愚蒙也又兼臣遠隔
天顔業經二載有餘依戀之心與日俱深跪冀
聖主天恩允臣進京庶犬馬微忱得以稍抒並得受
裁成之恩於無盡矣為此謹
奏
爾且不必來京從未面朕全不知朕之人覲面聽聞朕
諭領會朕心自必少去瞻顧疑惑之私故覺較前不同
朕之訓諭豈能化導下愚耶如在廷諸臣中日領訓誨

尚有四年之久不肯洗滌私腸之固結者爾乃已經見
朕知朕之人不必多此一番來往況爾甫經抵任地方
事務萬不能周悉遲一二載後准爾來京陛見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由大定總兵蒙
皇恩調任福建漳州總兵正在赴任之際即聞福建有
米價騰貴之語是以路遇閩省府廳州縣無不細

為訪問雖所說不一大概福建通省捐穀雖有一百二十餘萬石俱係有名無實臣聞之不勝駭異及行至福州省城見督撫二臣將在路所聞穀石之事一一告知據督臣高其倬言此事甚有關係我亦風聞其說業經委員徹底搜查俟查明之後當即具摺奏

聞必不敢絲毫隱蔽等語次日臣往泉赴任後有汀漳道高鐸係督臣委查四府倉穀之員臣又細問據

伊亦云各處存倉之穀十分之中僅有一二等語令督臣所以急為徹底清查具摺奏
聞臣雖不知彼奏是何意見揆其情景無非欲於一二年間令州縣速為買補足數之意耳但臣再四思維福建通省地窄人稠山多田少豐收之年米糧尚不足食今若以本省之糧買補倉穀必致米價騰貴臣愚以為高其倬摺奏之時請
皇上敕令徹底清查其價銀必照時價收存仍著督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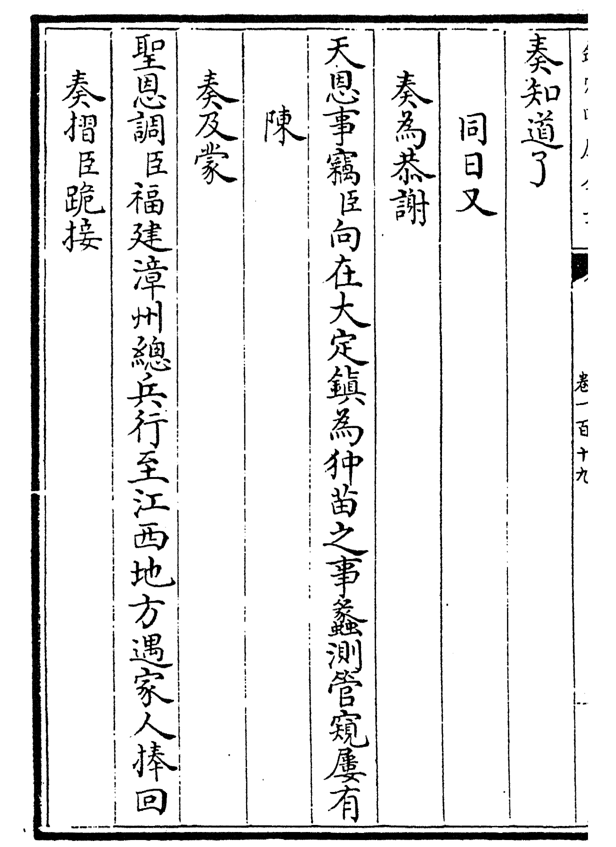
設法在就近隣省各處採買米價旣不至騰貴倉儲又易得充足臣查閩省穀價不拘向何處採買再無不足之理斷不可止存穀價徒然有名無實是否有當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謹

奏

閩省倉穀高其倬已備悉奏聞於高其倬未到閩之先

朕即知之甚詳已大費籌畫矣將來或可漸有頭緒所



奏知道了

同日又

奏為恭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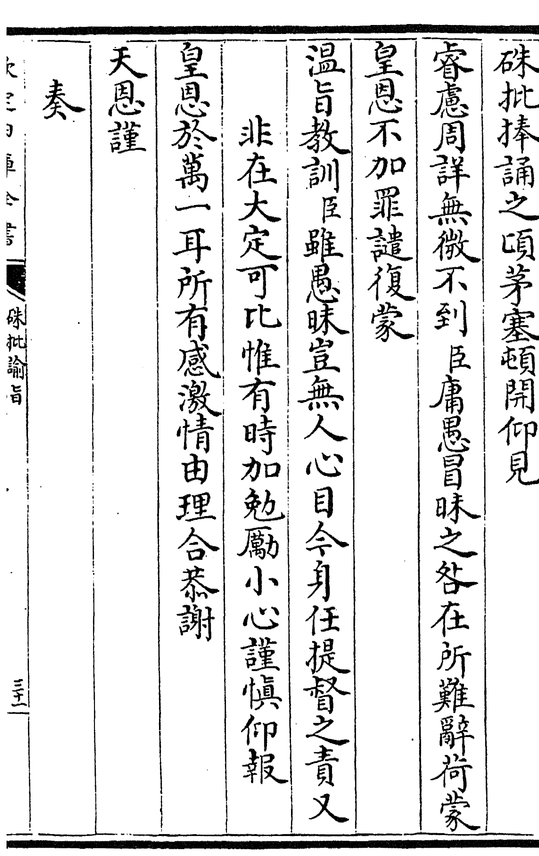
天恩事竊臣向在大定鎮為狆苗之事蠡測管窺屢有

陳

奏及蒙

聖恩調臣福建漳州總兵行至江西地方遇家人捧回

奏摺臣跪接



硃批捧誦之頃茅塞頓開仰見
睿慮周詳無微不到臣庸愚冒昧之咎在所難辭荷蒙
皇恩不加罪譴復蒙
溫旨教訓臣雖愚昧豈無人心目今身任提督之責又
非在大定可比惟有時加勉勵小心謹慎仰報
皇恩於萬一耳所有感激情由理合恭謝
天恩謹
奏

看爾膽量頗屬不及身居武職此一著為第一緊要一切事全憑主宰擔荷方寸輕動不得心神驚亂不得倘若遇事張皇失措所關甚鉅凡百處總以不動聲色鎮靜為上平常無事之時愈小心愈妙

同日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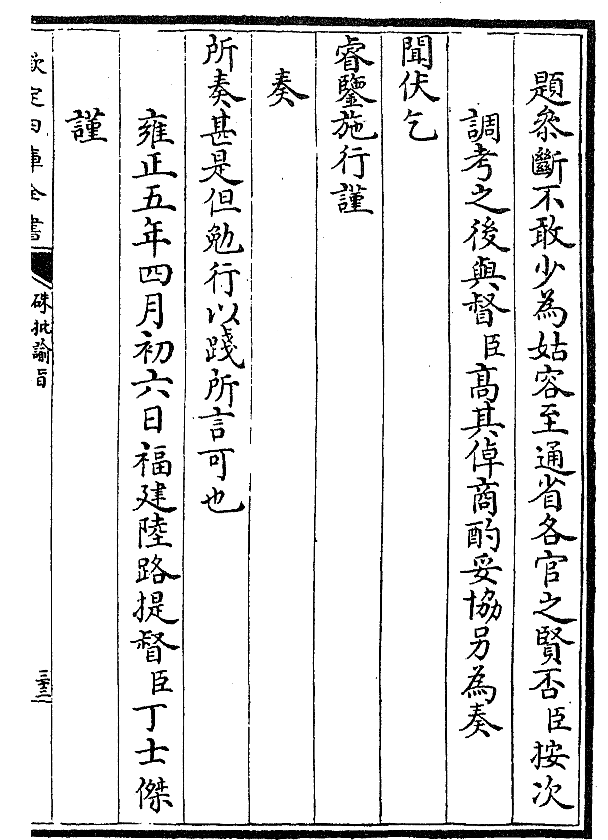
奏為奏

聞事竊臣於到任時將一路所過營汛塘房以及兵馬器械等項細加查看實屬廢弛不堪臣心甚為疑

駭臣思前任提臣吳陞荷蒙
皇恩至優極渥何以使營伍廢弛一至於此細詢其弊始知吳陞操守廉潔實無比倫但伊係本處之人年老多病自揣來日無多所以諸事存一從寬之念以致官懈兵驕營伍廢弛又兼以用人不妥僕從三四人因吳陞年老精神恍惚又目不識字是以暗中作弊以致營中賣糧私頂私替無所不至之事難以盡舉謹將臣一路所見營汛情形並吳

所奏公當可嘉之至朕常與廷臣言武途之貪風不可問矣且擢用吳陞魏經國作千金買馬骨之舉二人之居官作為大概相彷除和平廉操外一無可取

陞居官行事確實具
奏夫人臣事
君之道要在於隱微無欺以實心而行實事方無愧於此數字言之易行之難務期言行相符以報朕勉為之
臣職若徒冒一潔己之虛名而於實事反有虧損
豈為臣子者所宜行乎臣意自臣身以及千把將
定例養贍家口之名糧俟臣查明補足以養其身
倘於正額之外有貪得無厭而多取者或仍蹈故
轍而作弊者臣即立刻



題參斷不敢少為姑容至通省各官之賢否臣按次

調考之後與督臣高其倬商酌妥協另為奏

聞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所奏甚是但勉行以踐所言可也

雍正五年四月初六日福建陸路提督臣丁士傑

謹

奏為據實陳情叩

天恩鑒事竊臣接准浙閩督臣高其倬咨文內開為欽

奉

上諭事雍正五年閏三月初二日內閣奉

旨陳萬策著交部嚴察議奏丁士傑身為提督乃曲意

逢迎本地鄉紳將國家名器褻慢擅自借人私用又

不將陳萬策所行狂妄之處據實奏聞則平日之徇

情瞻顧可知丁士傑甚屬不合亦著交部嚴察議奏

等因到臣臣捧讀之下驚悚無地伏思臣將轎輿
執事借給陳萬策一事臣實愚昧無知理宜靜聽
部議何敢再
無恥之極
奏然其中隱微之處更不敢不為我
皇上直陳也臣自服官以來即作參將副將之時止知
有
不知逢迎上司惟知曲意逢迎欽差其罪
皇恩當報即臣之上司並不知如何逢迎今蒙
更甚
皇上隆恩畀以提督重任臣立意自矢時存無欺無隱
好無欺無隱

之心亦不敢萌一好不逢迎逢迎之念臣雖至愚寧不思詹

何事不因

事府何職陳萬策何人逢迎亦復何為臣之愚昧

此二字而生

可謂天良喪盡矣

雖無所辭而逢迎之事不惟目前不為即臣終身

如仲苗難來此等國家大事李衛石禮哈如此地方大

實斷不肯為也至於陳萬策所行狂妄之處臣留

臣尚敢任意妄陳獨至陳萬策何乃詳慎至於此極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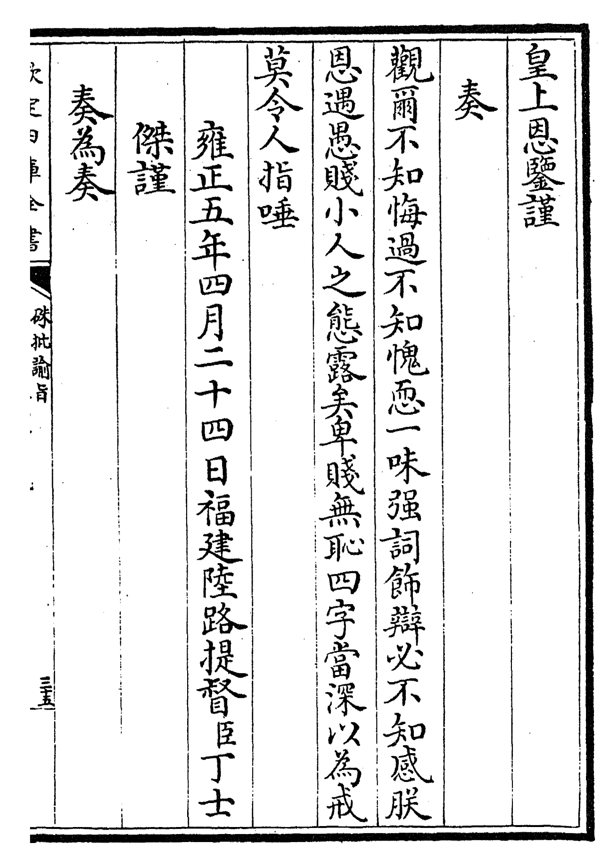
心訪問並無確實事件臣焉敢妄為陳

看爾光景小人之福有限矣

奏此係臣之隱衷不敢不為我

皇上披瀝奏

聞伏乞



皇上恩鑒謹

奏

覲爾不知悔過不知愧恧一味强詞飾辯必不知感朕

恩遇愚賤小人之態露矣卑賤無恥四字當深以為戒

莫令人指唾

雍正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福建陸路提督臣丁士

傑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於莅任之時路過興化府地方訪聞副將朱杰熟悉營伍至臣看伊兵馬之時該營甚屬廢弛蓋由於服官日久怠惰之故耳臣即面諭令其速為整理昨於三月內荷蒙
皇上隆恩將伊
特放廣東左翼鎮總兵官臣思左翼所轄營汛甚多又非興化一協可比誠恐朱杰仍蹈故轍則貽悞地方非淺矣伏乞

朱杰乃一積練世故滑巧之人所奏甚公伊向隨征攻取金門廈門得有功加職銜自云不甚熟諳水性但不暈船耳朕因左翼之缺不得其人且係陸路又因黃國材保舉所以將伊擢用昨孔毓珣來京詢及左翼甚屬緊要水陸兼轄恐不勝任又調金門矣爾其時加勸誡

倘不能奮勉自新有不稱職處再據實奏聞
皇上嚴加
訓旨令改前非庶於營伍地方有所裨益至於臣所統
顏光旿好但少覺急暴聞伊聲名甚好係急公効力之
轄之福寧鎮總兵官顏光旿辦事勤慎營伍整飭
人
漳州鎮總兵官初有德到任方始見其勉力急公
陳祖訓是一好總兵人甚明白曾拏過洋賊九十餘名
整理營伍惟有汀州鎮總兵官陳祖訓臣到閩之
朕深為嘉賞或聰明自用則未可定若言遲鈍庸懦朕
時聞督臣高其倬言彼居官平常今半載以來臣
殊不以為然惟其操守無從察驗至於用人不妥滋生
屢經訪問其才情操守均無足取辦事遲鈍才識
弊端則又當一論取人只可論其一身其子姪家人何
庸懦衙門事宜因循不整惟聽堂官陳姓者任其

能盡〔保不悮耶〕出入管理需索招搖在所不免即如臣到任後隨

行調各鎮協營將備千把考驗福寧漳州二鎮俱

按次咨送惟汀州一鎮甚為遲延及至行催再三〔用聰明沽虛譽取悅屬員此等瑕疵難保其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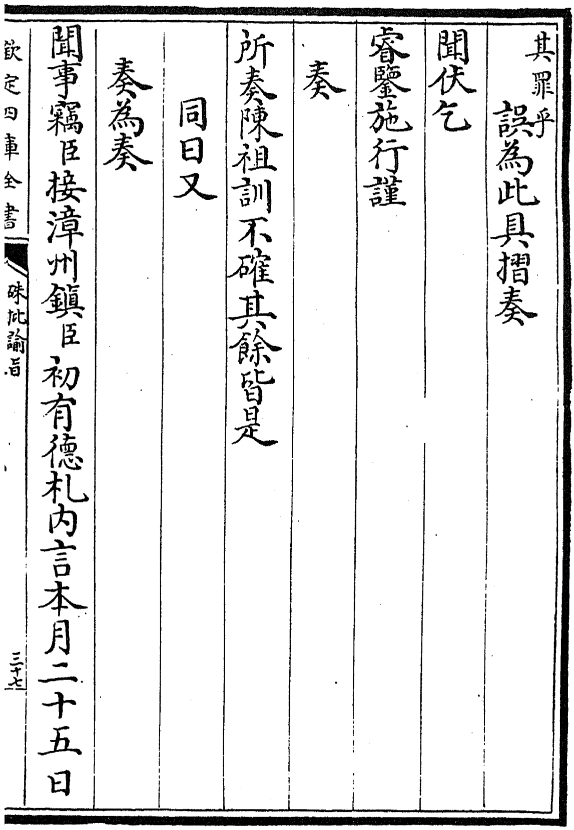
方將遊擊呉方熹守備劉志雲患病不能騎射移

咨休致臣俱已移咨督臣高其倬

題請覲此則平日之因循姑息可知矣海疆重地似〔此四字容或有之若云遲鈍與此何涉非也〕

非庸懦怠玩之員所能整頓也伏乞

皇上天語申飭俾伊頓改前非庶於海疆重任不致貽〔皆係爾之干係何待朕訓諭也假若貽悮海疆爾能逃〕



其罪乎誤為此具摺奏

聞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所奏陳祖訓不確其餘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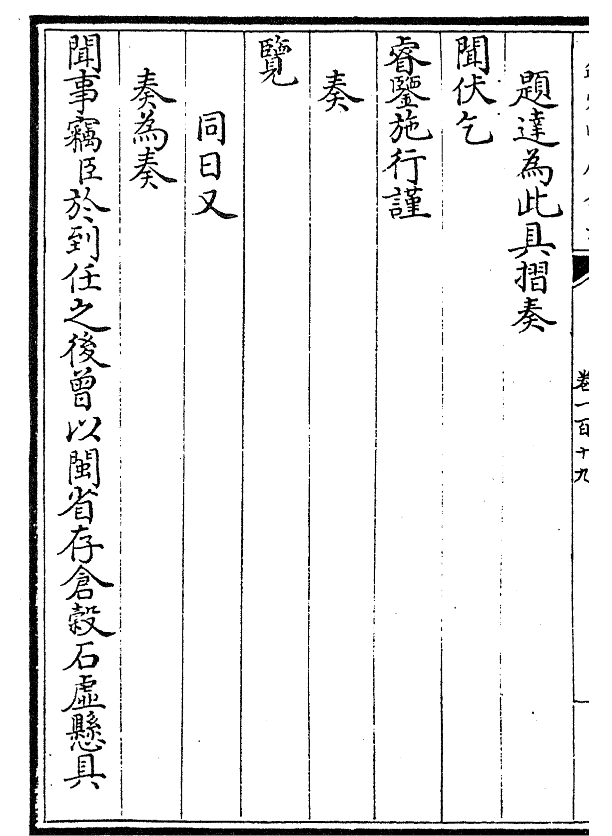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接漳州鎮臣初有德札內言本月二十五日

因雨澤愆期漳城文武各官在開化寺求雨有汀
漳道劉爍言府縣倉米短少揭報督撫被府縣將
伊文書截回語言甚是激切當經府縣回稟並無
此情汀漳道將頭撞於壁上頭顱撞破要往省辭
官百姓扳留罷市鎮臣勸諭開舖臣閱札之後即
劉爍乃一粗直人向任御史時俟參諸敏朕曾特降諭
差人密訪緣由回稟汀漳道因漳州府知府耿國
旨伊為案內有名人犯也從見其居心尚屬純謹伊亦
祚那動穀價差人赴臺灣買米來漳私糶以致米
自知悔艾所以寬其過而特用此職想因感恩報效之
價騰貴具文揭報督撫嗣接漳州城守營遊擊崔

心切而遺忘禮體也若肯如此實力任事又能令百姓
鼎窯稟亦如前事臣思汀漳一道為兩府領袖今
如此感戴外觀雖覺粗躁而中情殊有可取無過也但
既訪得知府不堪具揭督撫理合靜聽審理
未知從履任以來操守作為何如耳
題參何得於求雨壇中恣情躁暴撞頭觸壁豈有身
為道員而為此無賴之舉矜名博譽聳動商民罷
市大非體統伏祈
皇上飭下督撫嚴加訓誡庶臣工知所警惕矣至知府
耿國祚若負朕恩難保其身家性命也
耿國祚有無那動穀價以及買米私糶之事督撫
已委糧驛道李玉鋐審理俟審明之日自為



題達為此具摺奏

聞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於到任之後曾以閩省存倉穀石虛懸具

奏蒙
皇上諭旨高其倬已經奏聞臣又何敢再
奏但聞各府州縣倉穀虛懸者甚多其實數貯倉者
十無三四藩司沈廷正到任尚未出結因限期已
屆不肯朦混已將各府州縣虧空穀石盡行揭報
無如撫臣毛文銓從前已曾出實貯在倉甘結達
部今若
題參恐致處分其中不無瞻顧督臣高其倬又因倉

穀不足之州縣甚多若一槩
題請革職解任追比其中不無良吏恐新補之員未
必洞悉民瘼猶豫未決是以通省官員反覺藩司
沈廷正此舉似乎太刻臣思倉糧關係
國計民生今藩司既已據實揭報督撫若仍前扶同
容隱歴年拖欠勢難完項必得徹底清查勒限完
結照例處分不惟閩省之倉儲得清即令天下有
司聞之皆不敢有觀望侵漁之弊矣為此具摺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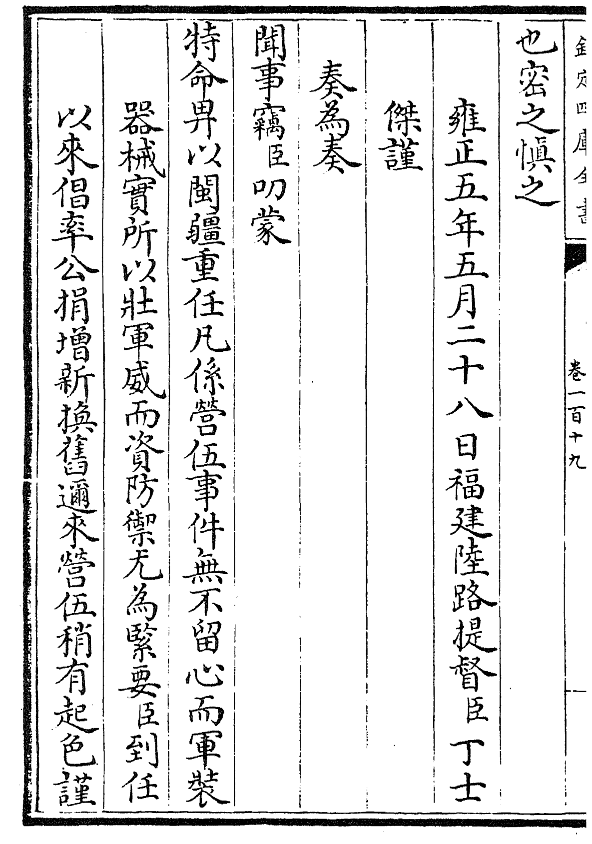
聞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此事朕早經備悉爾奏甚屬可嘉一切皆似此據實無隱乃報朕第一著也勉之朕甚嘉爾之存心立志於此奏未到前數日已有諭矣爾此一奏更為有益嘗賚到時朕自有一番料理但密奏一事以密為要爾曾再三

鄙薄李衛石禮哈之不謹毋至已身反蹈其轍而不覺



也密之慎之

雍正五年五月二十八日福建陸路提督臣丁士傑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叨蒙

特命畀以閩疆重任凡係營伍事件無不留心而軍裝器械實所以壯軍威而資防禦尤為緊要臣到任以來倡率公捐增新換舊邇來營伍稍有起色謹

將臣更造鳥鎗帳房鑼鍋數目並各鎮協營捐造盔甲器械繕摺恭陳

御覽臣更有奏者臣自到任後於所屬各官之賢否技藝未悉地方之土俗民情未知邊海遼濶汛守宜嚴是以按次調考祇緣前任提臣吳陞莅任四載於各屬官員總未識面臣此番調考即未免滋多事之議臣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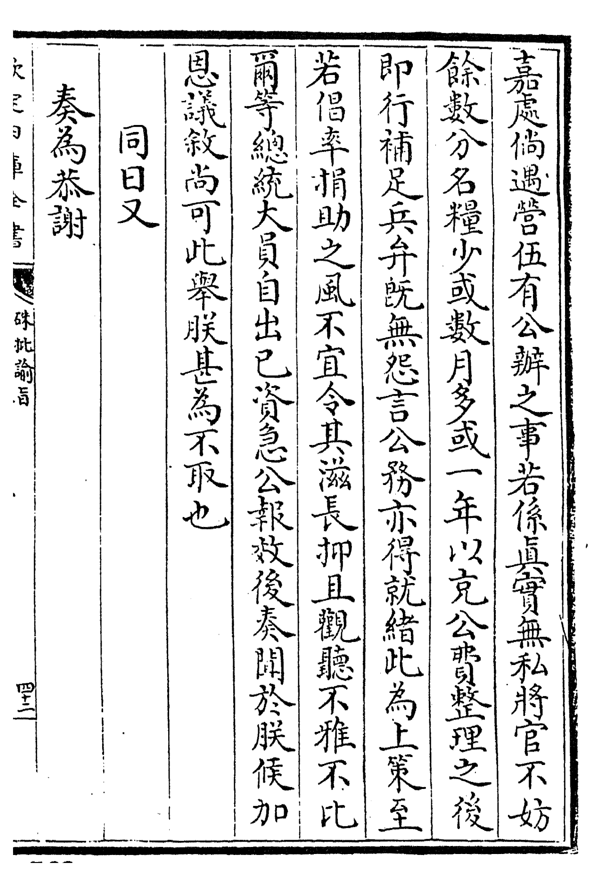
恩深重焉敢避嫌姑息而貽悮地方也其中調考各官

之優劣臣與督臣高其倬業已咨商按次舉行理合一併聲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調考乃係專責何必為此瀆奏將此皆謂不避嫌疑可見爾原係避嫌疑之人也公事斷斷不可避嫌任怨二字較任勞尤難須勉力為之營伍捐助之事朕甚不喜不肖將官每多借此名色以圖餘利倡率公捐有何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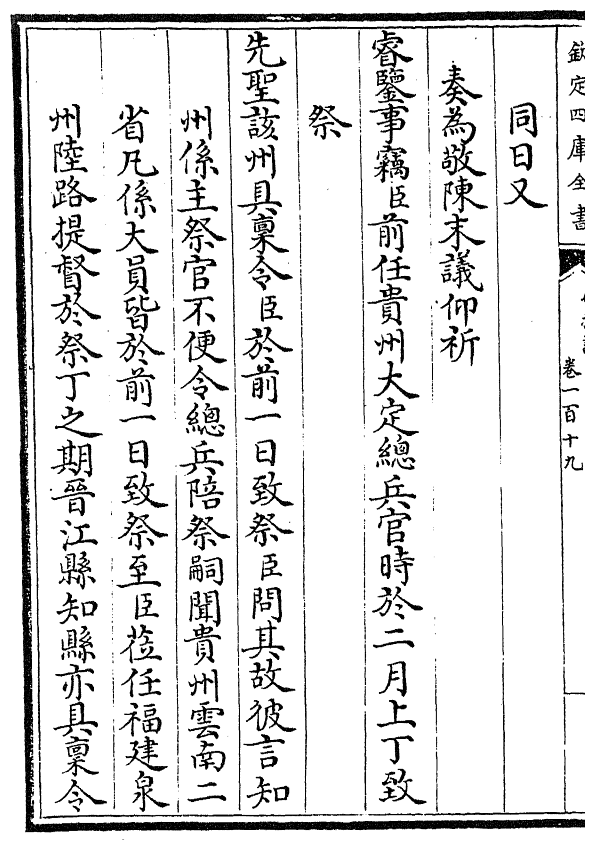
嘉處倘遇營伍有公辦之事若係真實無私將官不妨餘數分名糧少或數月多或一年以充公費整理之後即行補足兵弁既無怨言公務亦得就緒此為上策至若倡率捐助之風不宜令其滋長抑且觀聽不雅不比爾等總統大員自出己資急公報效後奏聞於朕候加恩議敘尚可此舉朕甚為不取也

同日又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擅將提督執事借人私用又不將陳萬策
狂妄之處具奏一案接閱邸抄部議將臣降三級
調用蒙
聖慈曲為寛宥奉
諭旨丁士傑著降三級從寛留任臣聞
若再愧為數事恐不能有感之一字矣
命自天愧感無地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至愚極陋際遇

聖明不棄葑菲屢邀
殊典此實千古未有之遭逢非微臣夢想所能到也惟
有益加冰兢殫竭血誠以贖愆尤恪遵
朕因爾向不欺隱所以訓爾終始如一若似隱蔽陳萬
慈訓始終如一以仰答
家之事則不訓爾終始如一但飭爾痛改前非也
高厚之恩於萬一耳理合具摺奏
謝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敬陳末議仰祈

睿鑒事竊臣前任貴州大定總兵官時於二月上丁致

祭

先聖該州具稟令臣於前一日致祭臣問其故彼言知

州係主祭官不便令總兵陪祭嗣聞貴州雲南二

省凡係大員皆於前一日致祭至臣蒞任福建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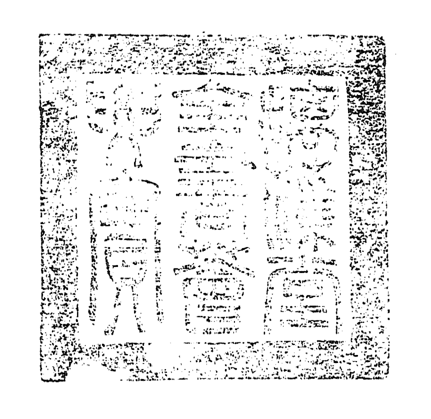
州陸路提督於祭丁之期晉江縣知縣亦具稟令

臣先期致祭言福建省城督撫皆然祭丁之禮載
在祀典未聞有祭丙之說何滇黔閩三省竟有豫
日先祭之舉如果他省皆如此行大非恪遵
皇上崇祀典禮之至意臣愚以為幸逢
聖世式覩隆儀即督撫提鎮應於丁日致祭不得因主
祭官之職卑而督撫遂不居陪祭之位也如果臣
言不謬伏祈
皇上睿裁飭諭施行謹

奏

提督全省陸路儘費心思料理何暇及此其照例而行

不必留神分外務此沽名釣譽之事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周厚轅

謄録監生臣龔貽安